

住进房车里的上班族： “住房”不是在城市居住的唯一选择了

在北漂的第12年,35岁的小乔做了一个被很多人视为“勇敢”的决定——住进房车。在大家错愕的表情下,他将房车驻扎在北京国贸附近,那是他上班工作的地方。朋友说他的行为“过于超前”,小乔却说,房车是他在北京的“家”。

10.6平米的房车成为小乔在北京的住所。一张单人床,开放式的厨房,冰箱旁的挂墙电视机,刚好够一个人使用的洗手间……一个“家”中该有的物品,这里也都有。他在社交平台上介绍他的房车,分享他如何给房车充电、加水,邀请朋友到家中做客。

事实上,小乔并不孤单。近几年,房车销量呈现“激进式”增长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《2021年中国旅居车(房车)市场大盘点》显示,2021年,我国自行式旅居车年销量达12582辆,同比增长43.2%;拖挂式旅居车销量达到3543辆。

“住房”不是在城市居住的唯一选择了。在小乔眼中,房车是他在北京的栖身之所,什么事情都能在转身之间完成:把地拖了,把床铺了,把厨房收拾干净,把桌子收拾干净……他发现,他的生活不需要很大的房子,有一辆房车好像够了。



小乔的房车停在公司外一处空地。

一套80平米的房子不能满足所有想象

小乔的房车,停在公司门外的一块停车空地。树木成为天然的遮阳伞,花圃打造入口的安全感,车顶的太阳能板及公司的水电满足房车生活的需求。

住进房车后,小乔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:每天早上睡到八时多起床,简单洗漱,拉开车门下车,就到公司门口。有时,他会将房车上的生活垃圾一并带到公司院子里的垃圾桶扔掉,再悠闲地吃个早餐。下班离开公司没走几步就回到家,他会在车上自行烹饪晚饭或是叫个外卖,享受晚餐的同时看会儿电视;偶尔邀请朋友一起到房车相聚,喝点小酒,聊会几天。周末,他回到河北燕郊居住。

住房车之前,小乔已经拥有了一套“两室一厅”。2010年,来自河南小县城的小乔成为“北漂”一员。为房东打工的第五年,小乔发现周围很多和他一样没有北京户口的“北漂”一族,都选择在距离北京很近的燕郊买房。他觉得是时候寻找一个落脚点。2015年,小乔用未来30年的还房贷,交换了一套位于燕郊的房子。房子很漂亮,有80平米。一个人住过于可惜,

他忍不住又养了几只宠物猫狗。有猫有狗,令他的朋友十分艳羡。

但燕郊终归安顿不下他。他逐渐发现,由于各种不可抗力,原本家里到公司不到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,动不动就会膨胀为原来的两倍。这种膨胀在疫情的蔓延下更加明显,他在6时10分起床,大概9时才到北京。“我受不了这种感觉,起太早了。”他说。

上班路是一条艰难的远征路,“迟到”则是每天需要对抗的敌人,这点张希和他的女朋友胡媛媛也深有感触。

一年前,情侣俩放弃了湖北的稳定工作,加入“深漂”的队伍。他们曾在深圳城中村的小单间里住过三个月。不到十平米的格子间里只摆放了几件生活必备家具,所以整体看起来还算宽敞。但这宽敞的景象没有维持多久,很快被他们的生活物品占据。

来回两三个小时的通勤时间,一个月2500元的租金,杂乱堆放的物品,永远没有时间叠的那一床被子……张希觉得,房车是他们在座城市生存下去的一种“比较合理的方式”。



张希的房车内部。

想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心中的月亮

张希说,住房车并不是头脑发热的决定。1993年出生的张希,一向是个习惯按照计划行事的人。在他们决定去深圳的同时,就已经播下“不租房,住房车”的种子。

既然房车可以代替旅行时的“宾馆”,将房车作为深圳的家是否可行呢?看着手机屏幕内一个接一个播放的短视频,张希第一次萌生了这样的想法。朋友笑他太不现实,深圳的“打工人”怎么可能住在房车上,那要怎么办?

可小小的种子愈加壮大,直到冲破土壤。他们搜寻房车的相关资讯,加入车友群,接触各路车友。房车的类型、价格、注意事项及可能遇到的问题,他们都提前了解并设想。如果资金不够,就去房车二手市场买;水电如厕有困难,就想办法解决。最后,他们用13万元买下了二手的B型房车。车长

4.5米,宽1.9米,高1.8米,实际面积大约8平米。房车不大,但这是他们在深圳的第一个家,完全属于他们。

大家都在走约定俗成的路,为什么自己还要再“装模作样”走一的本心,他想用自己的方式追求心中的月亮。

2019年,在“世界这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的口号诱惑下,小乔递出了辞呈。离开了工作9年的公司,小乔尝试创业,也曾回到老家找工作。最终,他还是决定开着打拼多年买下的便宜“代步车”,出发旅行。

在这段旅途中,小乔遇到了很多跟他一样的旅人。他们驾驶房车,和阳光并肩在草原漫游,累了就把车往路边一停,进行一场精致的露营。蓝天白云,感受清风从旷野而来。有时,会有吉



张希的房车空间
打造得干净又舒适。

他和音乐伴奏,车顶的幕布往下一拉,便成为户外电影院。

想买一辆房车,想要获得自由,但是不想再将旅行作为生活的全部。这是小乔旅行后得出的结论,“我必须要有工作可干”。小乔放弃了短暂的“自由之身”,重新回到职场。

有一天躺在床上,他突然醒悟:未来注定要买房车,为什么不选择现在购入呢?小乔素来是个行动派。下定决心后,他找朋友凑齐10万元入手了这辆拖挂式房车。

将房车改装成心目中“家”的模样

房车的生活,完全为小乔打开了新生活的大门。睡眠自由和生活自由为小乔带来无限的惬意。他享受比以往更久的睡眠,掌握更多可以自行分配的时间。在闲暇时间,他热衷于记录他的房车生活,与网友分享他的所想所得。

在他的分享中,房车生活并非一帆风顺。刚开始住进房车时,他会将房车的窗户全部打开进行通风。在经历了几次“灭蚊行动”后,他学乖了,防蚊的纱窗再不会轻易打开。还有一次,小乔的房车被“蚂蚁军”占领。它们霸占了小乔的床、沙发、桌子,更在夜晚侵扰着小乔的梦乡。“晚上睡觉(蚂蚁)爬我身上还咬了我,啪一下疼,就跟打防疫针一样。”而樟脑丸的强气味并没有将蚂蚁完

全驱逐,反倒让他感到头晕不适。

住房车前,待在家里的小乔从不觉得外面的世界有多“热闹”。房车的雨夜,雨滴打落在房车顶部的声音,街道上行人的谈笑声,都像是通过扩音器呈最大音量传入他的耳朵。

也只有居住过的人才会明白,夏天的房车内部会有多热。“车内温度可以升到60摄氏度。”张希说。白天,房车像是一口大锅,蒸煮着在房车上停留的人,谁都不想在上面多停留一刻。

有人觉得他们在作秀,有人羡慕,也有人对他们“蚁居”房车的经历表示同情。面对各类解读,他从不进行过多的解释。对张希而言,房车是他们“移动的家”,这个家并非传统意义上扎根在

某一块土地上的建筑。无论身处何地,这个家都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。

这个“家”很特别。没有房屋产权,使用寿命也比常规的房子短不少。但张希觉得,人世间终于有一盏灯为他们而亮。张希将房车命名为“Freedom”,代表他们是“不愿被束缚的一群人”。

曾经的小乔认为,他可能会和“漂”在北京的其他人一样,终会在某一天因为各种现实因素回到老家。现在,他的想法变了。“我觉得如果以后我离开北京,不是因为我不待不下去了,而是我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,不是被迫离开了,是因为我想离开。”他说。

(文中小乔为化名)
(南风窗)